

# 殷士儋和高拱在内阁会上干了一架



当年明月 著  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## [上期回放]

高拱任用了潘季驯治水患，殷正茂平叛乱，王崇古做宣大总督，治理出了一个相对繁荣的社会。特别是王崇古，他和鞑靼部落的首领做了一笔划算生意，用首领的孙子做人质，换回了汉奸赵全。

## 历史小说

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，他或许是个好人，却绝不老实，对于高拱同志，他一直都是有着看法的：论资历，高拱比他早来三年，论职务，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、部长、大学士，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，劳苦功高，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，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，论能力，高拱可算是奇才，能够善断，相对而言，他还只是个愣头青。

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，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，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，凡事唯高拱是从，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，十分尊重领导。可问题在于，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，他还要当爹，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，服从他的指挥，谁要不听话，是要打屁股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张居正也没啥意见，毕竟高拱是老同志，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，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——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。

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，关于此人，那真是说来话长。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，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，由于成绩优秀，被选为庶吉士，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，担任裕王的讲官。既有翰林背景，又是太子的班底，官运也不错，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还当上了礼部尚书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偏偏就是人不了阁。根正苗红的殷部长人不了阁，说到底，还要怪他的那张嘴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同样一件

事，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，比如一个胖子，体重一百公斤，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.1吨，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。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是历城（今山东济南）人，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，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，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言辞厉色，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，所以后来裕王登基，对这位前任老师也没什么好感。

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，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。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，人员进进出出，就是没他的份，这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到了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十一月，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——入阁了。

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，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，既然高拱不靠谱，皇帝也不能指望，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——太监。殷士儋一咬牙，走了太监的门路，终于得偿所愿，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。

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：不能挡你进来，那就赶你出去！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，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，都给事中韩楫。

几天之后，在韩楫的指示下，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，殷士儋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，从上学到找老婆，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，搞得他十分狼狈。高拱得意了，这样下去没多久，殷士儋只能一走了之，事实证明他是错的，但

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——殷士儋的脾气。

意外就这样发生了。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，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，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，偏偏这一次，来的正是韩楫。殷士儋不喜欢高拱，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了，一看韩楫来了，顿时精神焕发，快步走上前去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听说韩科长（韩楫是六科都给事中，明代称为科长）对我有意见，有意见不要紧，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！”

殷士儋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，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加上在场的人又多，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。孙子忍够了，殷士儋终于忍无可忍，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：“高拱！陈大人（指陈以勤）是你赶走的，赵大人（指赵贞吉）是你赶走的，李大人（指李春芳）也是你赶走的，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！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！？”

高拱当时就懵了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，竟然会当众发飙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。殷士儋真是个诚实人，诚实得有点过了头，这位仁兄骂完了人，竟然还不解恨，意犹未尽，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。反正骂也骂了，索性打他一顿，就算要走，也够本了！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，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，看见殷士儋来真格的，撒腿就跑，殷士儋也穷追不舍。关键时刻，张居正站了出来，他拉住了

殷士儋，开始和稀泥：“万事好商量，你这又何必呢？”

然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，而是水泥，一点不给面子，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：“张太岳（张居正号太岳），你少多管闲事，走远点！”所幸在场的人多，大家缓过劲来，一拥而上，这才把殷士儋按住，好歹没出事。

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，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，敢作敢当，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，就主动提出辞职，回家养老去了。在高拱看来，这个结果还不错，虽说差点被人打，但自己还是赢了，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。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，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，张居正牢牢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：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！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！？”

是啊，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陈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那么我也会被赶走——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。况且，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。于是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——两个人之中，只能留一个。

张居正打定了主意，准备对他的老朋友、老同事动手了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先出招的人，竟然是高拱。其实一直以来，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，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听到了那个传闻。对高拱而言，赵贞吉是可恶的，殷士儋是可恶的，但只要他们滚蛋，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，只有一个人除外——徐阶。

对徐大人，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，对方家破人亡之后，他还是不依不饶，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，唯恐他死得太轻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，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，答应拉他一把，帮他儿子免罪，当然了，张居正也没白干，他收了三万两白银。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找到张居正闲聊，突然仰天长叹：“老天爷真不公平啊！”张居正没有说话，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。“你为什么有那么多个儿子，而我一个也没有？”

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高拱确实运气不好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无儿无女，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。为缓和气氛，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，笑着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儿子多，但也不好养活啊！”

好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“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，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。”高拱微笑着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张居正慌了，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赌咒，说些如果收钱，出门让雷劈死，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，最后搞得声泪俱下，高拱才做了个样子，表示这是有人造谣，我绝对不信，然后双方握手言和，重归于好。

给了他一个教训，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——这是高拱的想法。必须尽快解决他，再也不能迟疑！——这是张居正的决心。

# 喝了鱼汤的孙子楚浑身抽搐



蔡骏 著  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，在泰国北方的清迈旅行。他们在大雨中迷失方向，误入一条深深的隧道，发现一座群山围绕的空城。进入这个城市后，旅行团的人开始不断地死去。他们一直在寻找逃离的通道，但却一次次失败。

## [上期回放]

孙子楚和林君如继续看《南明日报》，2005年8月31日的头版头条为《死亡源头真相大白》。文中讲到，南明的很多市民和动物都离奇中毒死亡，而造成死亡的毒源则是藏在罗刹之国最高石室的一杯绿色液体——“龙之封印”。

## 悬疑小说

孙子楚接着看第二天的《南明日报》，9月1日的头版头条，极具莎士比亚风格——《生存还是毁灭？》，内容是讲市议会会对“罗刹计划”进行了第二次辩论，但是依然没有定论。孙子楚眉头又锁了起来，将报纸继续翻，9月3日的头版头条颇具震撼性，仅有两个大字——《政变》：昨晚，执政官柳阳明通过电视直播向全城居民发表讲话。

柳阳明在镜头前面面色凝重地表示：目前全城局势已恶化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。自从8月下旬发现了第一个神秘死者后，越来越多的死于非命，也有许多动物发狂而攻击人类致死。虽然市政府成立了专案组，并找到了死亡事件的起因，但并没有遏制住死亡的继续。截至9月2日下午五点，南明城中已有581人死于不知原因的全身腐烂，另有472人死于动物发狂的攻击，死亡总人数为1053人。南明全城人口不过十万，在短短数天之内，相当于总人口1%的居民死于非命，几乎每家每户身边都遇到了不幸。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，导致全城灾难性的恐慌，许多人想要逃出南明城，被严格看守隧道的士兵阻挡，其间甚至发生了骚动。同时，市议会已彻底分裂成敌对的两派，围绕着“罗刹计划”的执行与否，双方剑拔弩张并运用各种手段，南明已接近内战的边缘！近日更有秘密情报表明，城中有一股隐蔽的邪恶势力，正在酝酿一场毁灭南明的阴谋。为了全城居民的安危，政府才被迫施行宵禁

令与紧急状态，希望市民们积极配合市政府的行动，保证大家共同度过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。

就在电视直播的过程中，一队来历不明的士兵闯入了电视台，他们全副武装地冲进直播间，肆无忌惮地开枪破坏，并中断了所有的电视节目信号。士兵们绑架了电视台工作人员，销毁了全部的电视录像资料，由领头的军官宣布政变。

南明建城以来的第一次政变就这样开始了。

孙子楚抓住这张旧报纸，脑中掠过许多电影中的画面，昨天在电视台也看到了同样的场景。他迅速翻到9月4日的《南明日报》，也是最早看到的这一张，头版头条又是两个言简意赅的大字——《末日》：南明城的末日到了。昨日，政变部队首先控制了电视台，然后以武力进攻执政官居住的南明宫。执政官的卫队进行了拼死抵抗，昔日肃穆庄严的南明广场，成为双方弹火纷飞的战场。本报记者冒险深入采访，目击到有至少二十人被打死，五十余人受伤。

……

截至发稿，双方仍然在城内展开激战，伤亡人数尚无法统计。这是南明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

“最黑暗的一天……”孙子楚轻声念了一遍，这也是最后一张《南明日报》了，再往后是因为没有收到还是报纸因南明内战而停刊？他感到有些呼吸急促，打开房门大口喘息起来。

忽然，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。童建国回来了。他带回

了那桶鱼，那是钱莫争未完成的使命，要给秋秋准备的鱼汤。孙子楚、林君如、玉灵、秋秋、顶顶，五个人听完他的讲述后，都沉默了半晌，好像钱莫争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正镶嵌在客厅的地板上。

11:00  
新光一越广场。

这里曾经是南明最大的商业中心，总共有六层的营业楼面，其中地上五层地下一层。从世界名牌到大众超市一应俱全，每天的客流超过数千人。虽然南明城已封闭了数十年，但仍无法避免这里的女人成为购物狂，每当周末便会熙熙攘攘。地下的美食城和顶楼的电影院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销品茂，可以使他们度过快乐的一天——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腰包和体力。现在，镜头推移到地下的美食城。从过桥米线到桂林米粉再到广州小吃，从日本拉面到韩国烧烤再到意大利面条，和国内的商场美食城没什么区别——只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巨大的空间寂静无声，所有的灯光却把室内照得通明。餐桌上落满了灰尘，料理台上结着厚厚的油垢，有的还成为老鼠和昆虫的乐园。

一阵脚步声打破了寂静，随即出现两个人影，是时隔一年之后的第一批顾客？

“Shit！”这是哪里鬼地方！”紧接着又是一长串的英语脏话，伊莲娜的头像像个女疯子，在地下一层绝望地咆哮着。

“被命运选中的人。”回答她的是一句蹩脚的英文，带着浓浓的法国口音——亨利。三十多岁的法国人也是破

衣烂衫，昨天下午差点被叶萧抓住，使他如惊弓之鸟般小心翼翼。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，只能用商场柜台里的香水，遮盖自己本身浓郁的体味，使得周身充满了HUGO BOSS的气味。

“你为什么逃跑？”伊莲娜理了理头发，用英语追问着亨利，空旷的地下美食城响起她的回声——逃跑……逃跑……逃跑……

“我，因为，因为——”他摩挲着光滑的腮边，上午刚用飞利浦专柜里的剃须刀刮去了满脸的胡须，“我不能再撑下去了，情况完全超出了预料，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！”

“难道你知道？”伊莲娜睁大了眼睛，吸血鬼似的狠狠地盯着他，“你不要告诉我，你知道本来应该会发生什么？”

“很遗憾，就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们的结局，我也知道这一切原本不是这样。”

“Shit！”

“抱歉。”亨利痛苦地呼出一口气，“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？”

伊莲娜大声骂道：“混蛋！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，我还不能说，我不能——”

“啪！”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他脸上，伊莲娜就像头愤怒的母狮，容不得亨利有任何忤逆。她又指着亨利的鼻子说：“跟我回旅行团去，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都必须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觉得有危险，我们也要互相保护，总比你一个人死在外面强。”“出去我们会死的！”

“胆小鬼！那我自己去死，你留在地下等天使来救援吧。”伊莲娜大步向楼梯走去，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剧痛，随即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。

偌大的地下一层再度陷于死寂，法国人亨利面色苍白，手握身边餐厅的平底锅，就是用这个坚固的锅，将可怜的伊莲娜砸晕在地上。他放下锅跪倒在地，抚摸着伊莲娜痛苦的脸，随后轻轻吻了她的额头。他接着发出一阵苦笑，但很快转变为悲惨的抽泣，大粒的泪水滚落到她脸上。

“你出去会死的！傻女孩！”亨利发出一句沉闷的法语，如地獄般的幽声。之后，情况更加危急了，孙子楚在床上浑身抽搐，脖子高高仰起像受到重击，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，嘴角甚至流出一滴滴白沫——

这是明显的食物中毒症状，童建国当年也用毒药，亲手用蛇毒杀死过敌方头目。

“该死的！我早就该想到那些鱼了，我究竟是哪根神经搭错了？”童建国心里一阵内疚，千错万错，错在自己不该把那桶鱼拎回来，让它们去给钱莫争陪葬好了。

……